

序

甯應斌

大眾媒體對於身體的呈現，特別是關於青少年的身體外表或者女體與性的話題，無論在綜藝節目、電視廣告、電視劇、電影、音樂、網路中的呈現，近年來均引發了許多從女性主義、親權保護主義、宗教道德淨化、或甚至左派人士的批評。這些批評基本上認為：青少年通俗文化是商業利益對青少年的剝削利用；女人的瘦身減肥是性別支配的結果；媒體則是剝削青少年與宰制女人的重要工具。

不過另一種聲音則認為通俗文化雖然包含著商業利益與有時保守的意識形態，但卻也存在著青少年的抵抗空間；同樣的，一方面媒體在商業競爭中剝削著女體與性邊緣人口，另一方面，諸如減肥瘦身等現象的背後還有比媒體洗腦更廣泛的結構性因素。更有甚者，許多媒體批評針對的往往不是媒體中廣泛可見的對中產階級生活的美化，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理所當然的循常意識形態；相反的，媒體批評的焦點多半是那些新興的、影響不明的、有違常識規範的、可能被視為偏差的呈現。以此看來，這類媒體批判很明顯的效應就是保護現狀或回到過去。

這些爭議的出現當然有著一個更廣大的社會歷史脈絡。即使在最表面的層次，我們也知道這和全球化下媒體與通俗文化的影響、販賣慾望的商品生產、青少年的消費文化、性／別關係的演變等等

直接相關。這些爭議代表了對這個廣大社會歷史脈絡的不同理解與不同介入策略。

這本書在呈現上述爭議時雖然好像有個辯論的形式，但是顯然我個人的觀點佔據了比較大的篇幅，因此其實本書算是我對這些爭議的觀點陳述。其他與我觀點不同的文章則提供了對這個議題的精彩與簡要「導論」(本書的第一章)。「導論」的文章都曾在報章上發表過；第二章「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的三篇文章最早發表於《左翼》雜誌，其他第三、第四章的文章則大都是首次正式出版。整體而言，本書文章有著彼此對詰與呼應的關係。雖然我在本書批評了女性主義、左派、媒體批判，但是我對這三者還是有著基本的認同：我反對階級、性別與媒體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不過我不能認同某些反對的策略。

在內容構想上，本書可以作為大學生的通識課程、或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媒體批評、社會學課程的入門教科書或參考讀物。

本書的出版首先最要感謝的是慨然應允重刊文章的諸位作者，尤其因為他們與我的觀點立場並不一定相同，因此他們對知識分享與流通的態度更令人敬佩。

我也要謝謝編輯朱玉立，她使此書能實際地問世，還有黃瑪琍永遠精彩的封面設計。

另外我要謝謝給我封面照片使用權的攝影者「艾許」與模特兒「婷」。我覺得這張封面照片恰巧凝縮了「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這個主題。這可從兩方面來談。首先，這樣的照片可以追溯其系譜到人像攝影與人體藝術攝影，後者以女體為凝視對象，但是當人體被切割為部位或器官時，特別是有強烈性意味或畸異醜怪(grotesque)時，又往往造成強迫觀眾逼視的效果，提示了身體與我們的異化關係。上述特點均出現在這張以乳房(女體性徵)與流血(象徵生命與死

亡 自我又異化)為構圖的封面照片。至於人物或人像攝影則經常作為社會寫實的工具，除了勞工、原住民、遊民外，以底層污名的女體為主題的人像照片也很常見。台灣近年來以檳榔西施與性工作者為主題的藝術攝影引發了社會的普遍注意(事實上，某張著名的台北公娼攝影與本書封面照片在構圖上頗為相似)，本書封面照片也可以視為社會寫實主義的延續，主題則是作為性/別底層的愉虐戀者，實踐著玩耍式穿刺(即，有別於穿耳洞鼻環的一種暫時性穿刺)。

其次，我之所以認為本書的封面照片恰巧凝縮了「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是因為對某些媒體批判者而言，這張照片或許就是羶色腥(SM暴力、色情、血腥)；不過這張照片也同時表達了豐富的身體政治意涵，可以有各種解讀(為什麼流血令人恐怖震驚？流血使乳房更性感或破壞美感嗎？為何宗教會常有儀式性的自殘？主動侵入破壞身體是伸張自我對身體的控制嗎？)。但是作為攝影主體的模特兒婷卻拒絕了諸如吸血鬼、身體自主權這類文學的或政治的沈重解讀，她告訴我這種玩耍式穿刺對她而言沒有特別意義，流血更非重點，因為穿刺不一定會流血。或許，穿刺的微痛帶給身為愉虐戀者的婷一點快感，或許，看來恐怖或困難的穿刺卻一點也不恐怖或困難，帶給婷一點成就感。但是婷說：基本上，玩耍式穿刺只是好玩而已，一個派對上的遊戲。對婷以及很多和她一樣的年輕女人而言，或許身體沒有那麼沈重，只是好玩而已。

甯應斌於2004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